

# 战斗在浙东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浙江革命斗争史

# 战斗在浙东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颜亚培

浙江革命斗争史  
**战斗在浙东**

\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
绍兴新华印刷厂印刷  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 5/8

1978年9月第一版

197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：11103·21

定 价：0.40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奇袭孙家溪 .....        | 蒋明达 ( 1 )           |
| “钓鱼战” .....        | 崔洪生 ( 11 )          |
| 虎口救伤员 .....        | 黄 明 ( 16 )          |
| 血战后杜桥 .....        | 啸 海 ( 30 )          |
| 用鬼子的血纪念“五·九” ..... | 吴子刚 ( 58 )          |
| 青年小队 .....         | 啸 海 ( 66 )          |
| 西进富春江 .....        | 啸 海 ( 87 )          |
| 黄家堰 .....          | 蒋明达 ( 99 )          |
| 在大反攻的日子里 .....     | 啸 海 ( 121 )         |
| 在北撤的日子里 .....      | 毛 英 ( 132 )         |
| 脱险记 .....          | 蒋明达 ( 140 )         |
| 孤岛百天 .....         | 王博平 ( 153 )         |
| 激战马坑等 .....        | 刘发清口述 钟永水整理 ( 184 ) |
| 最后的碉堡 .....        | 鲁 渔 ( 202 )         |

## 奇袭孙家溪

蒋明达

一九四三年春天的一个傍晚。天，阴沉沉的，风，吹得才吐芽的杨柳条，东摇西晃，虽然已是春天了，依然刮着“嗖嗖”的西北风，吹得行人的脸颊象刀刮一样的痛。

“小三八”<sup>①</sup>的武工队员寿长江、钱太湖等四人从路西<sup>②</sup>回到了诸北。因为任务紧急，白天从孙家溪附近越过了火车路，在汪王村附近渡过了浦阳江。长途劳累和夺路渡江时过于紧张，额上都缀满了亮晶晶的汗珠，肚子也饿得“咕咕”直叫。眼看马上就要到游击区了，心里稍稍松了一下，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涌到沿江的一家小店里买糕饼吃。钱太湖

---

① “小三八”是诸暨一带人民称呼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的外号。一九四二年党领导的淞沪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，和党领导的诸暨北区八乡抗日自卫大队合成的部队，老百姓叫“大三八”。后因受反动派的多次围攻，给养困难，病号日渐增多，“大三八”奉命回三北地区，留在诸暨的一部分伤病员，和当地的党员、积极分子，又组成诸暨县的人民抗日游击武装，老百姓称这支部队为“小三八”。一九四三年下半年，“大三八”回到诸暨和“小三八”以及金（华）义（乌）地区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合编成金萧支队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，老百姓还是称为“小三八”。老百姓在谈话中有时不敢公开谈论“小三八”，怕被特务走狗们听见，招来“祸水”，也常用“小字头”或“老小”来代替。

②路西就是浙赣铁路的西面。

仗着自己个子高、腿长，第一个买到了芝麻饼，刚咬下一大块，突然听到渡船埠头“叭！叭！”两枪。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以为是过铁路时暴露了目标，敌人跟踪追来了。

“‘和平军’<sup>①</sup>来了！快走！”自动到堤埂上去放哨的小店老板，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。

在小店内休息的行人听到这个消息，一下子就乱了起来：有背起包袱向田野里逃跑的；有挑起担子往汪王村躲避的；有循着沿江大道向赵家埠跑的。小店老板娘惊慌失措地收拾起一叠“储备”钞票，哆哆嗦嗦地压在马桶底下，小店老板抱了几条“仙女”牌香烟，往灶膛里塞。因为情况不明，武工队员老胡和小王也显得有点神色慌张。

“别慌！待看个究竟。”寿长江、钱太湖三脚两步跨进了小店的内房，从窗缝里望出去，只见沿江大道上，前面有七个挑着麻袋包的老百姓，拚命地向小店方向跑，四名穿黄狗皮的汪伪军举枪弯腰地在后面追。追一段，为首的伪军就举起枪“叭”的放一枪，子弹从老百姓头顶上飞过，目的是想吓唬挑担的停下来。可是，老百姓并没有为他们所吓倒，洒开大步，一股劲地向小店方向跑。

钱太湖两手一拍，高兴得跳起来，说道：

“好极了，这是引鱼上钩。”

其他队员听到汪伪军抢劫，个个心头火起，纷纷把手上的糕饼放进口袋里，从腰间拔出了盒子枪。

寿长江严肃地下达了命令：

“同志们！战斗准备。”

---

①汪伪军无耻地称自己为“和平军”。

全体队员“咔嚓”一声，盒子枪子弹登上了膛。

这时，两个汪伪军尾追着，另外两个抄田塍路追过来，想把挑担的包围起来。

这七个老百姓看见汪伪军前后包围，料想逃不脱了，狠狠地把担子丢在小店门前，张开嘴，大口大口地向外吐气。有的取出汗巾，抹着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珠；有的解开破棉袄的纽扣，吹一吹风。

“真倒霉！又碰上这班强盗。”

“如果这是一条枪，我一定打倒他们几个。”一个脖子上有紫红色印记的青年，怒气冲冲地拨弄着扁担说着。

“如果碰到‘小三八’，那就有救了。”一个口袋里露出半截旱烟筒的中年人说。他的语音刚落，汪伪军就赶到了。

“啊哈！兔崽子！你们也跑不动了？”

“老子的内衣都湿透了。”

四名手执大盖枪的汪伪军，气喘得象头老黄牛似的，在小店门口会师了。

一个脸上有大麻子的汪伪军竖起了乌黑的眉毛，眼睛睁得象牛眼一样大，恶狠狠地装上了闪亮的刺刀，大声对七个挑盐的老百姓说：

“你们挑私盐，贩土布，供应‘游匪’，破坏和平秩序，就得捆送皇军查办。快跟我走。”

一脸怒气的红脖子挑盐佬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这两袋盐，几匹布，是我一家的命根子，全家八口人等着它换米下锅，我不能跟你走。”

“他妈的，你敢不跟我走？我先捅你几刺刀。”大麻子

伪军举起步枪，摆出一个要用刺刀捅红脖子挑盐佬的架式。

一个门牙镶金套的高个子伪军上前对大麻子点头哈腰地说：

“王班副，天不早了，别和这些穷百姓磨牙，赶快把他们抓进碉堡。”

“走！走！兔崽子，乖乖地跟我们走。”大麻子点了点头，恶声恶气地对老百姓大声吆喝着。

几个挑盐的面面相觑着，脚仍旧没有动。另外两个汪伪军相对一笑，窃窃耳语：

“老朱，你的‘短头发’要的旗袍稳当了。”

“老傅，你的赌本也有着落了，真运气！”

几个汪伪军正得意洋洋地吆喝着，要老百姓挑起担子来。突然，听到一声口令：

“举起手来！缴枪不杀！”

只见寿长江、钱太湖等四个武工队员举枪从小店里冲了出来。四个汪伪军吓得屁滚尿流，浑身颤抖，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高个子缩回了枪刺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，把大盖枪横举在头上，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低下了头。麻子战战兢兢地哀求道：

“‘小三八’队长，饶饶我的命吧！我们出来夺盐，完全是上司的命令。”

武工队员怀着鄙视的神情，一个一个地缴了他们的大盖枪。头向左一偏，左手向上一伸，把枪皮带斜套在肩上。

挑盐的老百姓见小店内冲出了武工队，惊得眼睛、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好一会，才乐得眉开眼笑，鼓着掌，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似的，向寿长江奔去。



“同志，同志！你们真是我们的救命菩萨。”

武工队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红脖子的老百姓抹去了额角上的汗珠，卷起了袖子，一巴掌向跪在地上的高个子汪伪军打去。

“别打。”钱太湖接住青筋饱满的手说，“年轻人！缴枪不杀，不打骂俘虏，这是共产党的政策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还摆手示意高个子站起来。

“是！你们真是宽宏大量，不过，这样凶恶的强盗不打，太便宜了他们。”红脖子破怒为笑地缩回了满是老茧的手。

寿长江拉着钱太湖在一旁密密耳语，一会儿用手比划，一会儿作了冲杀的姿势。钱太湖频频地点头表示同意。

四个汪伪军在老胡和小王的管押下，象斗败的公鸡似的，耷拉下头，哆哆嗦嗦地担心着自己的命运。

七个挑盐的老百姓忘记了饥饿，忘记了疲劳，有的吸着旱烟，有的问长问短，和老胡、小王谈天。红脖子故意在汪伪军面前踱来踱去，两道炯炯的目光，象钻子似的，一会儿看这一个伪军几眼，一会儿又看那一个伪军几眼。吓得伪军个个心惊肉跳，嘴唇发青。

“‘和平军’的负责人到我这儿来。”寿长江掉头喊了一声。王麻子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耷拉下头，没精打采地走了过来。这时，钱太湖也把红脖子叫了过来。

寿长江满有信心地，低声地向他俩说了约摸有三分钟。红脖子听得十分神往，眼睛慢慢地睁大，嘴巴一点一点地张开。最后，他两手向膝盖上一拍，满脸笑容连连地叫：“好计！好计！”接着又忙说：“同志叫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

么做，决不会打折扣。”说完，匆忙地向歇盐担的地方跑去。

王麻子听了，却吓得面如土色，好半晌才说了个“我怕……”，上下牙齿打颤，说不出话来。

钱太湖脸一沉，气呼呼地将快慢机一晃，想训他几句，话还未说出口，王麻子见风头不对，就抢在前面，说道：

“‘小三八’队长，我……我……听你吩咐。”

不一会，武工队把几套老百姓衣服拿给汪伪军穿上，叫他们扮成老百姓，夹在挑盐的人中间，轮流给他们挑盐。武工队员穿上了黄军服，扮成汪伪军的样子，背着大盖枪，两个在前，两个在后，渡过了浦阳江。

小店里的老板和老板娘，一面拍了拍胸脯，连声叫着“好险！好险！”一面又被上面的情景弄模糊了。不约而同地搔着头皮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天黑下来了，村庄里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灯，火车轨道象两条被打死的乌蟒蛇，无声无息地躺在路基上。孙家溪碉堡黑糊糊的兀立在路边坡地上。一个肩背大盖枪的哨兵，在棚栏门内踱步。忽然铁丝网外响起了“嚓嚓”的脚步声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口令？”

“‘和平’。真胡闹，连我的口音都听不出来。”

紧接着一长串黑影来到了铁丝网前，吃力的呼吸声，沉重的担子落地声，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到。

“喔！王班副，你们回来了。”

“咔嚓”一声，栅栏门锁打开了，一个黑影踏着坡道走下来。

“啊！王班副，你们哪来这么多人？”哨兵起了疑心。

“后面跟着的是挑盐的，我们弄来了十一担盐，还有土布。”

“啊！你们真运气，出去半天，就发了这么大的洋财。”又是“咔嚓”一声，铁丝网的门锁也开了。

“不许动！”一支卡着长梭子的快慢机对准了哨兵的胸膛，穿着高个子伪军制服的钱太湖，跨上前去缴下了他的枪。红脖子挑盐佬接过大盖枪，精神抖擞地站在铁丝网门口，接替了哨兵的任务。另外的六个挑盐佬，三个押两个，管住了四个被俘的伪军。寿长江等几个穿着伪军制服的武工队员，强迫被俘的哨兵领他们到宿舍去。穿过栅栏门，只见高耸的岗楼黑糊糊地没有一线灯光，也没有动静，大概已撤下了哨兵。转过拐角，只见紧靠岗楼底层的平房门虚掩着，室内灯火通明，有人在高声说话。

武工队沿着墙根走到门边，只见墙上挂着两支大盖枪，一挺油光闪亮的轻机枪，架在木床上。靠墙摆着一张方桌，上首的靠背椅上，坐着一名军官模样的汪伪军，右手夹着一支刚吸了几口的纸烟，烟雾缭绕，左手一高一低地挥动着。他对面站着四个汪伪军。

“你们真会多心，蔡正谊率领的‘大三八’在‘国军’的进剿下，早已逃回四明山去了，现在北乡的‘小三八’，是由几个伤病员组成的，只有十来条烂步枪，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地回避‘国军’的清剿，‘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’，怎么敢到沿江来生是非呢？”

“报告分队长，‘小三八’消息灵通，神出鬼没，不能轻视。王班副向来谨慎小心，从不夜间活动，现在已经七点钟了，还不回来，可能出了岔子。弟兄们要求上级调兵去接应他们回营。”说完，脚后跟一靠，胸一挺，向伪军官打了一个立正。从他的口气听来，大概是一个班长。

“是！我们要求调兵去接应他们回来。”另外的三个伪军也异口同声地要求着。

伪军官霍地站了起来，使劲地把夹在手指中间的香烟丢在地上。

“胡说！难道‘小三八’有三头六臂，豹心虎胆；难道王班副他们是吃素的。我老孙的判断向来是准确的，别再罗里罗唆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本来是急性子的钱太湖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“砰”的一脚踢开了房门。

“‘小三八’在此，举起手来！”

伪军听到“小三八”三个字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后来看见开门进来的是哨兵带着四个肩背大盖枪，手执盒子枪的“和平军”，还以为是“同行”开他们的玩笑。伪军官一双乌黑的眼珠，滴溜溜地向武工队员打量着，他看见哨兵肩上没有大盖枪，精神也显得很颓丧。他又看见四支闪亮的盒子枪对准着自己，再和“‘小三八’在此”五个字一联系起来，便腿肚子发软，颤颤抖抖地举起了双手。

寿长江、老胡、小王冲了进来，分别背起了擦得亮晶晶的轻机枪、步枪和长长的子弹袋。钱太湖扼要地交代了俘虏政策后，要求他们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命令他们两小时内不准报告日本鬼子，然后四个人就大模大样地离开了碉堡。



黄云松插图

挑盐的老百姓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，把四个俘虏推进了铁丝网。

“这一次放你们回去，下一次可不行了！”

俘虏连连地叩头哈腰，不约而同地说：

“下次再也不敢了！”

钱太湖从红脖子手上接过大盖枪，亲亲昵昵地拍了他一下肩膀说：

“挑盐的弟兄们！我们在你们的帮助下，不发一弹，就缴到轻机枪一挺，大盖枪七支，并且教育了伪军，这真是军民合作立大功。”

红脖子紧紧地握了一下钱太湖的手说：

“同志！我们的七担盐、十四匹布，是你们从猫嘴里挖出来的泥鳅，我们忘不了你们的大恩。”

“你们处处为老百姓着想，你们机智勇敢，中国军队都象你们一样，日本鬼子早赶出去了，我们老百姓也不会吃这种苦头了。”

红脖子说了一声：“走！”其余的人纷纷挑起盐担，七条黑影开始向西晃动，这时有一个嗓子沙哑的说道：

“‘和平军’是‘小三八’的武器运输队，我倒很愿意给他们领路。”

挑盐的人都听得笑起来了，武工队员也笑了。欢笑的声音，冲破了静寂的黄昏。

## “钓鱼战”

崔洪生

一九四三年底，浙东区党委为了集中较大的力量打击日寇，开辟局面，抽调了四明山三五支队的—个中队，汇集义乌东北乡的坚勇部队和义西八大队等游击武装，在会稽山上建立起一支主力——金萧支队。

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，还来不及向日寇打出第一枪，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宣铁吾已经觉得头脑发胀，眼中生钉了。他急急忙忙地指令“浙保”第二、第五两个团，勾结汪伪军蔡廉部二千余人，打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旗号，运用着“把共产主义扼死在摇篮里”的法西斯战术，气势汹汹地向金萧支队“围剿”起来了。

“牵制‘浙保’五团，打掉它的锋芒，让主力——金萧支队待机反击。”——我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，率领着仅有二三十名战斗员的小坚勇部队，坚持在诸暨、义乌边境，和几千名敌人“推磨”。

国民党“浙保”五团以大畈为中心建立据点，进行“清剿”，我们就沿着据点回击敌人的骚扰，这样就渐渐把“浙保”的大队人马，吸引在我们二三十个人的身边，让金萧支队安全地撤过浙赣路西。

但是光这样转，总还不过瘾，要抓住机会捶两拳头才煞痒呀！正巧，机会来了。

这天，雨刚停息，一个“两面派”撑着把破雨伞给我们送来个消息，说伪“浙保”五团有一个营从大畈出来“清剿”，中途碰上几阵大雨，山洪暴发，被阻止在费户口宿营了。我正想细细追问，派出去的情报员也奔回来了，带来同样的消息，并且证实敌人这次出发是没有目的的。费户口被严密封锁起来了，每个过路行人都被拦住盘问：

“金萧支队在哪里？”

“好家伙，金萧支队就在这里，暴露出去给他们看看！”我脱口嘟哝了一句。霎时间，脑子里便蹦出一条钓鱼之计：把部队摆出去，将敌人引到浅后村来，再在村口八都坑伏击他们。

决定以后，我立刻派侦察员侦察了八都坑的地形，确定了埋伏点，又给大家作了一番动员。

下午三点钟光景，我带着这二十来个精神抖擞的战士，从立山黄沿着大石板路，大摇大摆地向浅后村开拔。惟恐敌人不知道，还沿路唱着金萧支队常唱的《新四军军歌》。路上的行人都瞧着我们发愣。傍晚，雨后的蓝空浮现了片片彩霞，清爽的绿野被映照得金光灿烂，战士们的心情是多么畅快呀！我们大踏步地来到浅后村。

一进村，大家又装模作样地派岗哨，借门板，借稻草，烧水洗脚，淘米煮饭，忙成一团，活象宿营的样子。直到天色墨黑时，我才将部队悄悄地带出村来，沿着溪坑，穿过小路，直奔八都坑西边的小山。

不一会，我们一个个都趴在山上的乱草丛里等着。我带



了一个榴弹组埋伏在靠大路的一块岩石后面，步枪组由中队长带着，伏得稍后些。这时候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头顶上披着毛竹林，竹叶上的雨珠不时滴落在脸颊上，凉凉的。夜，依旧是那么宁静。可是我们的心弦都绷得象一张拉满的弓，一双双眼睛都象准备捕鼠的猫一样，闪烁着光辉。手榴弹的信圈都套上了手指。我当然更焦急：鱼会不会上钩？

突然，埋伏在最前面的监视哨吹了声轻轻的口哨——这是发现敌人的讯号。我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，心脏剧跳起来。

渐渐地，远处有点点星火向前移近，象一条长长的火绳，这批家伙嘴里差不多都叼着香烟。那声音更是复杂，“啪啦啪啦”的脚步声，“咔嚓咔嚓”的大笠帽碰击枪托声，还有几个在自打板眼自拉琴地轻哼着绍兴戏。

我手上握着快慢机，毫无声息地爬到监视哨身边，问：

“过了多少？”

他说：“四十七个。”

“好，在他腰间开花。”

我立刻从腰上拔出一个大柄手榴弹，一面高喊：“同志们！打！”一面就出手掷出了手榴弹。“轰……轰……”爆炸声象地震一样震荡着山谷，呼呼的弹片向敌人飞溅，一团团耀眼的火光，划破了宁静的夜空，在闪闪的火光里，看得见这批家伙窜来窜去，有的趴在地上，有的翻落在溪坑里，大路上乱成一片，叫声不绝，有的还撕裂着嗓子惨叫：

“抬抬我，救救我！够朋友呀！……”。

我们一连把二十几个手榴弹打得精光，看看差不多了，敌人的锋芒已受到了挫折，我就命令部队向大陈镇三角地带